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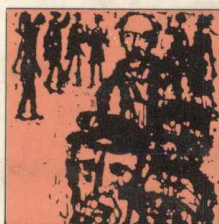
西方經典叢書

L3007

藝術論

Что та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 ?
/ Lev Tolstoy

托爾斯泰◎著 / 耿濟之 / 譯◎蔣勳 / 校訂



《西方經典叢書》⑦

藝術論

托爾斯泰／著
耿濟之／譯
蔣勳／校訂

藝術論

原 書／Chto takoye iskusstvo?

作 者／Lev Tolstoy

譯 者／耿濟之

校 訂／蔣 勳

發行人／王 榮 文

出 版／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七樓之 5

郵撥／0189456-1 電話／(02) 392-3707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 178 號 電話／(05) 227-3193

印 刷／優文印刷廠

台北市汕頭街 54 巷 42 弄 55 號 電話／306-3473

1989 年 1 月 1 日 遠流一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14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香港出版者／香港遠流出版公司 電話／5-580288

香港柴灣康民街 2 號 10 樓 8 室

本書譯例

(一) 本書係直接自俄文譯成，採一九〇三年莫斯科「庫布涅萊甫」發行之托氏文集第十一版。

(二) 本書係用直譯法；但原文語句中有前後相同太形蕪雜之處，則略加刪節，然決不因之失去原有之意義。

(三) 書中引詩數首，已將原文錄上，亦已譯成中文，以備參考，但譯者不長於譯詩，且詩中意義亦頗晦昧，自知錯誤之處在所不免，祈閱者諒之。

(四) 原書本有附錄二種，載詩數首及「尼柏林之鐘」之節略，以其無關宏旨，故刪而不譯。

譯者序言

耿濟之

我費了一個半月的工夫，把托爾斯泰的「藝術論」譯成。譯完後，不得不把我所以要翻譯這本書的意思寫出來。我覺得中國不但沒有托氏所稱的真正藝術，並且連人家的假藝術都够不上；大膽說一句話：還沒有藝術。難道鑼鼓喧天，塗抹花臉，發出驢鳴狗叫似的聲音便能算藝術麼？難道字句推敲，限就韻腳，做成感時傷春的詩，便能算藝術麼？藝術是與人生極有關係的。這些東西在我們生活上發生出什麼影響，恐怕不但沒有影響，並且還生出惡影響來。因為這些東西能使享受他的人心地變成惡劣，淫巧，——或者不致於如此，却至多也不過博得享受者之一樂，決不能因之生出什麼情感來。藝術而沒有情感寓在裏頭，那便不是藝術，祇是「藝術的膚造品」罷了。中國既無藝術可言，所以現在便有建立新藝術的必要。但是建立

新藝術，須從研究藝術起，而論藝術的書又在必讀之列。托氏這本書說論精闢，見識獨到，實堪稱爲藝術書中最佳之著作。所以我把他譯出來，以引起國人研究藝術的興趣。現在中國研究藝術的書少得很，如果這部書出版後，再能繼續有幾部同類的書籍出世，那是譯者的希望啊。

托爾斯泰說：將來的藝術……

——序遠流新校「藝術論」

蔣 勳

○ 關於一個藝術青年

好多年前，我曾經替一家雜誌去訪問一位在比賽中獲獎的年輕畫家。在三重市一個僻陋的小巷，按址找到了畫家的住處。他開門迎接了我，引我穿過窄窄的樓梯，去到他寄宿的閣樓。

一間大約四、五坪大的房間，顯然因為有訪客要來，刻意整理過。沿牆堆放着不同號數的大大小的畫布，瓦罐裏插着一大把長短的畫筆。所有的畫都是背牆放的，顯然主人不準備讓人隨意觀看他的作品。因此，當他下樓去煮水燒茶的時候，我獨自瀏覽了一下書架上的書籍畫冊之外，便無事可做了。

在無目的的瀏覽中，無意看到他牆上釘了一張紙片，上面寫着字，我就湊近去

看：

將來的藝術和現在不同，它並不只描寫少數富人們的生活，它將要努力於傳達人類共同的情感。它將要努力傳達人類友愛的精神；這樣的藝術才能被接納、被稱讚、並且傳佈開來。

這自然是托爾斯泰「藝術論」中的句子，我十分熟悉。它被一個尚在求學中的藝術青年抄錄下來，釘在自己書桌前的牆上，像座右銘一樣，相信正是這青年那時對藝術的理想，要以此為一生的目標來追求的罷。

這個青年畫家我此後並沒有再見到，在久未通訊息的情況下，也不知道他以後的種種。

但是，我時常會記起他狹小堆滿了各色畫具、書籍的閣樓，似乎十分自信又似乎很是害羞地一一打開他的畫給一個陌生的訪客，很安靜而且專注地聽着別人的意見。也很誠實並固執地說着他對藝術的看法、他的理想……等等。

即使是在那談論的當時，我已發現這個藝術青年對未來的構思中許多空想的性質。

但隨着這發現，我覺着微微的心的刺痛了。

雖不免被看出自己空想的性質，然而，我當時想：也只有這樣的年齡——這樣貧窮又倨傲的年齡，可以無視於旁人的譏嘲，却以這空想自豪吧！

由於工作的關係，有時我要接觸各色藝術行業中的人，在熱鬧而繁盛的花籃和貴賓中間，有時突然會覺得好大的寂寞——許多的光亮、許多富麗的顏色，許多聲音，然而真是寂寞的，好像有一個最重要的什麼人缺少了，好像是什麼很珍貴的氣質缺少了，我會無端地想起那四、五坪大的小小的閣樓，那裏，即使是空想吧，也真是閃爍着年輕的豐盛的光彩，而不是對生活或生命毫無異議的、習慣性的苟安而已啊！

每次在工作的疲倦和寂寞之後，離開了充滿了花籃和貴賓的各種藝術行業的聚會，我常常需要去看一些還住在僻陋巷中的朋友，看看他們新完成的畫。聽聽他們苦惱了一兩年完成不了的曲子、或一篇小說。有時候沉默對坐着，幾個鐘頭不想說什麼，有時候爭辯到面紅耳赤，然而，無論是沉默或爭辯，都是誠實的，沒有虛偽的阿諛，沒有卑劣的誣陷……而且，我慢慢發現，這些或者彼此並不相識的朋友，

竟有一個共同的習慣——常常提起托爾斯泰的「藝術論」。

這些朋友自然也有會的離開了他們陋巷中的閣樓，在畫展的酒會中穿梭於繽紛的花籃和貴賓之間，然而，却總又有一些年輕的美術青年，仍然在他們的閣樓上做着空想的夢，他們談着托爾斯泰「藝術論」中的句子，那說話的神情真是年輕煥射着光彩，是一千個花籃，一萬個衣裝華麗的貴賓也比不上的啊！

托爾斯泰的「藝術論」便在這永遠存在着的、一代一代的美術青年的心中流傳着，用小小的紙片抄錄了其中的句子，釘在牆上勉勵自己，做着和成功的藝術家不同的、名利以外的夢。

這些紙片也許有一天會被遺忘或丟棄了，但是又會有更年輕的美術學生起來。在他們還對藝術懷抱着極純潔的理想的年紀，認真地相信托爾斯泰的話。

【一】道德的箴言

如果「藝術論」是一本鼓勵美術青年們「空想」和「做夢」的書，那麼，值得值得把它介紹給我們的青年們讀呢？

十多年來，我不斷反覆讀着托爾斯泰的「藝術論」，心裏却仍然一直有這樣的困惑。

這本書，十多年來，在我獨自旅行的途中，常常放在衣袋裏，等車或休息的時候，便翻閱其中的一段，引起我去想許多問題。這些問題，有時候在現實的習慣中覺得理所當然了，並不懷疑，也不思索，却每一次被托爾斯泰的話驚動，使我重新有觀察和檢討現實的能力，使現實之上永遠有一個更高的目的來帶領。這目的可能永遠達不到，因此常常會使人覺得陷入「空想」的夢中。但是，事實上，我逐漸看到，凡是有着這更高的目的藝術家們，他創作的力量才更豐沛，而一旦失去了這似乎「空想」的前引，墮入現實的習慣之中，立刻不過是一個不可能再創作動人作品的藝術行業中的一人，因循着現實的習慣，一切也就停止了。

我以這樣的角度來看待「藝術論」中許多極高極大的理念，並不在乎它是否能達到，却相信借着它的引導，使我在往藝術前去的路上，有不斷自省的能力，也借着這自省，更重要的，使藝術的追求同時是一種人的品格上的提高和長進。

這本書記錄着一個偉大的藝術工作者深刻的自我反省，在那毫不留情的自我解

剖過程中，托爾斯泰的誠實嚴格，是許多以學術嚴謹爲口頭禪的學者任何一本討論藝術的著作所不能及的。這裏面的差別，的確不是知識的高下，却是托爾斯泰品德上的誠實、勇敢，與實踐上自我要求的堅決，樹立了不朽的典範。

初看「藝術論」，對托爾斯泰的語言可能不太習慣。他的論述方法，揚棄了許多詭辯的、邏輯的、周密的推理和解析，常常爲了對目的的強調與堅持，不惜使他的語言更像是道德的箴言，毫無妥協的可能，也因此使這本書十分不同於一般周到嚴密，但是却常常沒有主張的學術著作。

在本書十九章、二十章結尾的部份，托爾斯泰的語言像極了基督教福音書的句子，例如：

「將來的藝術家，一定能明白，編一個好故事，寫一首好歌，一個謎語或笑話，都比文學創作、偉大的聲樂重要。」

「藝術不是快樂或達觀，藝術是偉大的事業。」

這種語言，的確不像是一本嚴謹的學術著作的語言，它那樣明白大膽地告示着人類未來的藝術。習慣了現代學院裏各種迴避立場的看來十分周密的學術論文，托

爾斯泰的聲音真像是洪鐘大鑼，震聾發聵。

談到托爾斯泰這種特殊的語言。可以提一提他在一八九九年出版的一本有名的小說「復活」。這本書比「藝術論」只晚一年出版，可以說是托爾斯泰在晚年同一觀念下產生的兩本重要著作，雖然一爲小說，一爲理論，但無論內容精神或語言形式都有十分接近的地方。

「復活」描寫一個舊俄時代的公爵——聶黑流道夫。和許多俄羅斯當時的青年貴族一樣，他受着良好的教養，優渥的生活，在大學裏，與進步的知識份子們熱心討論過人道主義的精神，討論過俄羅斯的現代化，討論過沙皇政治與西歐各國政治的比較，他並且受到赫伯特·斯賓塞的「社會靜力學」的影響，寫過一篇「土地不可私有」的論文，且發放了一小部份土地給農民……等等，除此之外，他也和年輕的貴族們一樣有着熱烈有趣的社交生活，也和其它貴族青年們一樣，依靠着教養與身世，以他們的英俊、俏皮及時髦的新知取樂於上流社會的貴婦少女們。他在一種「大家都是這樣的」習慣性的生活中日甚一日地更像一個以權勢驕寵於世人的年輕公爵了。然後，他在「大家都是這樣的」同樣習慣中強姦了他姑母農莊上一個他原

來愛慕着的女婢，並且也隨即忘了這事。這個女僕懷了身孕，離開了農莊，流落到其它省份，做了賣淫爲生的工作，後來無辜被誣陷在一件刑案中受審，正巧碰上了已經十分習慣於他的上流生活的聶黑流道夫公爵爲陪審員。

這個故事便從這件刑案開始倒述，描寫了公爵回頭對於自己一生檢視以後產生的反省、自責、懺悔，此後，整部書集中在他的贖罪，對他田莊上的農奴，對這個女婢，對往西伯利亞途上的流放的犯人……

我讀這本書，幾次流下淚來。那樣深沉的自省，那樣廣濶的人道主義的情懷，那樣毫不妥協的實踐的力量……，這樣一本書，如果你看過，應當還記得，托爾斯泰在卷首和結尾，完全照抄了基督福音書的句子：

——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嗎？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七次，乃是七十個七次。

——為什麼你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標木呢？

——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

這些語言正是「藝術論」語言的來源。如果你覺得「藝術論」的語言缺少哲學

嚴謹的抽象思維，那麼托爾斯泰在「復活」最後一章中的一段話剛好可以做爲回答，他說：

「在這個訓誡中看到的，不是抽象的美麗的思想，而是簡單明白的實際上可以執行的訓誡，它在執行時，將建立全新的、人類社會的結構……」

托爾斯泰，有着那樣堅固的道德的強力，他才可以直接用宗教的、道德的箴言移作他的文學。他關心的是人的行爲的善，而不是思維的嚴密周到。

我們熟悉了「復活」，熟悉了「藝術論」，熟悉了托爾斯泰晚年的理想和主張，就不會驚訝他此時的語言真是像極了佈道者的語言。是的，他的確在做佈道者，他從自我的反省、贖罪、實踐上出發，超越了一般對文藝的理解層次，找到了更高的人類的友愛、人類的善、人類的幸福的磐石一般的準則，他才可以以那樣巨大宏亮的聲音佈告着他的勸勉和他的鼓勵，毫不畏懼，也毫不謙讓。

2 「懺悔錄」

「復活」中的公爵其實是托爾斯泰另一形式的自己，這一點，熟悉他晚年生活

的大概都看得出。

托爾斯泰寫完他的鉅著「戰爭與和平」之後，贏得了舉世的稱譽，得到了文學上最高的讚美，然而，托爾斯泰，却是從這時開始了他對自己文學工作徹底的反省。

一八七九年，托爾斯泰六十一歲，發表了他有名的「懺悔錄」，我們可以耐心地讀一讀其中的片段，大概就清楚他此後的轉變了：

「……我由於虛榮、貪心、與驕傲，開始寫作。」

「……我常常故意漠不關心，甚至玩世不恭，來代替我的生命向善的努力，而我竟在這方面成功，又受到了讚美……」

「……我在二十七歲那年回到彼得堡，認識很多作家，他們也把我當作作家，讚揚我……」

「……那些作家對於人生的看法是：人生是向上進展的，在這進展中，思想學術佔重要的地位，而在思想學術中，藝術家、詩人是最重要的，他們的責任是教導人民……」

「……如果有人問我：你知道什麼？你教導人民什麼？我却回答：這不必知道，藝術家和詩人是在不知不覺中教導人民。我既然被認為是一個可佩的藝術家，自然也採取了這種立場……」

「……我，一個藝術家，自己毫無所知，却在寫作，並以此教導人民，我由此得到錢財，有好的飲食、居住，女人和社交……」

「……後來，我開始懷疑這些作家的信條，開始注意觀察這些『教導人民的人』自己的行為，結果，使我相信：他們大多是没有道德的，性格卑鄙的，比我以前放蕩的軍中生活中的人還要卑鄙，但他們自信又自大……」

「……我和他們來往，學了惡習，非常驕傲，狂妄、自大，我的使命是教導人民，却不知道要教導他們什麼？……」

「……那時，我們只顧發言、辱罵、寫作、出版——用來教導別人，却沒有注意自己一無所知。對於最簡單的人生問題，什麼是善？什麼是惡？我們也無法回答。但是我們爭相發言：不聽別人的，有時互相捧場，有時互相仇視，好像在瘋人院中……」